

我在镜头里关注着赛力克,关注着他在草原之上的神态,那是一个只有哈萨克人才有的神态,自信、坦然而又深邃。



▲赛力克(右三)在走访牧民。

走进大山深处警察的生活

文/ □王剑宁

在特克斯生活多年,对琼库什台虽多闻其名,却无缘亲赴。

琼库什台是个哈萨克牧民村庄,在地图中绝对找不到它的名字,它是天山半坡的一个小村,乌孙古道的北入口,以前没人知道它的存在,自从天山的鲜花显现于世,它的名字才被人了解。

车窗外,是草的天堂。越往深处,绿色越加苍翠。恣意的绿色由近到远蔓延开来,随着地势的起伏如波浪般展开,没入大山深处。大片的山花点缀其中,与绿色相映成趣,不再单调。牛羊悠闲漫步于草花之间,像一个个未经尘世的仙人,偶尔抬头,却依然不无仓皇地打量着我们的车辆。而散落于草地中的哈萨克毡房,或近或远,炊烟缭绕,方显着一片净土中的人气。远处的高山层峦叠嶂,像是一位父亲,慈祥地俯视着身下的儿女。白云绕山而行,倾诉着对大山一世的恋情。

我们是在经过漫长的4个半小时,

才接近大山警务室附近的山梁的。

这是一座山梁的顶端,当我们下车置身其上时,顿觉山风浩荡,视野辽阔,心胸变得豁然开朗。顺着杨所长手指方向,我们俯身看到远处的山沟里,零星分布着几座房子,仿佛大山怀抱里,几个未曾长大的孩子。云脚压的很低,那些房子置身世外,显得遥远而孤单。晚霞从远处的山头倾泻而下,眷顾着山谷里这群寂寞的孩子。

“大山警务室,就在那个村庄里!”杨所长说。这时,我们再看山脚下的那个落寞的小村庄时,顿时就有了许多难言的情愫涌上心头。山风很大,倾诉着山的言语。刚才还是碧蓝的天空,几朵黑云滚过,雨点便飘了下来。我们慌忙钻进车内,隔窗遥望村庄,想像着赛力克的样子。

终于抵达谷底,赛力克就站在那里迎候着我们。

早在几年前,我在特克斯县公安局工作的时候,就与赛力克相识。那时,他入警不久,还是个20出头的孩子。那时

的赛力克,个子不高,瘦小白净,很少言语,但眉宇间依然保留着哈萨克人特有的深沉和粗犷。几年后,在这座大山里,再次看到赛力克时,感觉壮实了不少,也更显沉稳,只是依然言语不多。与赛力克热情握手时,我感受到了来自他手指的力量,那是一种男人特有的力量。

在赛力克的带领下,我们终于走进了“传说”中的大山警务室。

那是一座用木板搭就的三间木屋,显得干净利落而又典雅古朴。大山之外,这样简陋而又极具风格的木屋,是很少见的。我极力放开自己的想像,将这座木屋与远古的乌孙人串联在一起,顿时就有了历史的厚重感。其实,这座木屋是在一年前搭建的,与那遥远的乌孙王朝并无太多的干系。为了搭建这座木屋,杨所长他们翻过几座山,用马拉木,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,才搭建了这座极具古韵的木屋。

琼库什台村,是一个只有295户1621人的山区小村,常年居住的都是哈萨克族牧民。虽然人口不多,却居住分

散。最远的乌恰尔牧区,距大山警务室十几公里,早上骑马巡视,到了晚上才能回来。这样看来,大山警务区的管辖范围,是无论如何不能用人口的多少来简单计算的,在这样广阔的牧区,只要有游牧的哈萨克人,应该都是大山警务室的管辖区。大山警务室位于琼库什台村“政治经济文化”的中心地带,这里由于盛产各种石头,被富于艺术细胞的哈萨克族牧民形象地称作“塔西巴扎”,也就是“石头集市”的意思;到了中午,善饮的哈萨克族牧民便集中在“石头巴扎”,以酒为乐,开怀畅饮,这时的“石头巴扎”又被哈萨克人冠以新的名称“玛斯巴扎”,也就是喝酒的地方;到了晚上,经过一个下午的痛饮,再能喝的哈萨克牧民都会不胜酒力,难免会做些出格的事情。于是,“玛斯巴扎”又变成了“哈西巴扎”,也就是“跑”的意思,人们大多不敢在此久留,以免惹上事端。

然而,最初做出在琼库什台建立警务室的构想,并不完全由于“哈西巴扎”的缘故。

琼库什台牧区,地域辽阔,牛羊很多。牲畜盗窃犯罪,一直是大山深处这个看似人间净地的巨大的污点。过去,派出所接到牧民报警后,往返就要几天,往往是人去线索无,空手而归。但是,有人的地方,就需要平安和谐的生活,即使这样遥远的牧区,警察也不能不管,最初建立大山警务室的设想就这样产生了。来到琼库什台的初期,赛力克曾经十分苦恼,路很差,地不熟,更可怕的是没有居住地。“那时候,我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‘游击队员’,在这深山里到处打游击!”赛力克说。

好在淳朴的哈萨克族牧民接纳了他,赛力克逐渐在大山深处扎下了根。最初取得牧民信任的,是打掉了一个长期盘踞在大山深处的盗畜团伙,这个团伙横行山里,牧民们都是敢怒不敢言。“用了一个月的时间,抓获了团伙头目吐尔逊等8名成员,这是我们进入牧区献给牧民们的第一份礼物!”赛力克说。后来,

赛力克又把信息化服务带进了大山深处。山里的牧民,世居于此,下山的次数寥寥无几。有些,甚至一辈子都不曾走出大山,落户的问题就成了难点。冬季,在没及膝盖的大雪里,在能见度只有十几米远的大山里,赛力克带着笔记本电脑,骑马走遍大草原,将牧民们的人口信息进行了详细的录入,使琼库什台不再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……

信任和支持,就这样产生了!

我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了赛力克的木屋。我惊讶的发现,里外三间木屋,木板之间都留下了很大的空隙。此时,时间已临近傍晚,巨大的山风呼啸而来,穿过墙缝光顾着木屋,寒冷的感觉顿时漫过全身。我本想像记者们一样问一下赛力克,夏天尚且如此,他又是如何度过寒冷的冬季的?低头一看,答案就在眼前:里屋的墙角,一张简易床上,整齐地放着两床棉被,一床是普通的草绿色棉被,折叠的棱角分明;一床稍显厚实,我看了一下,



▲记者与大山警务室民警合影。

大概是用羊毛做成的。想来,在冬季,赛力克就是缩在这件毛被子里过冬的!

山里的夜晚来的仓促而隆重,令人应接不暇。

晚饭是在一家哈萨克木屋安排的,大家盘腿坐在板炕上,说笑嬉闹着。

按照哈萨克人的生活习惯,最先上来的是奶茶、馕和油果子,少不了的还有酥油、蜂蜜和奶皮子。久居城市,我们已经很少吃到这些纯天然的食物了。大家动起手来,品尝着这来自大山深处简朴而华

丽的美食。这时,哈萨克主人不经意的告诉我们:听说你们要来,赛力克用了一天的时间,亲手做了那些馕和油果子。惊讶之余,我和记者们纷纷赞扬着赛力克。再吃那些食物时,感觉更加香甜。想来,赛力克已经是完全融入这大山里的生活了。

接下来,难题出现了!

茶喝的恰到好处,晚餐的主食上来了,几大盘哈萨克纳仁摆在了客人们的面前。特别是那大块的羊肉,冒着喷香的热气,煞是诱人。那些喝着山泉水、吃着中草药长成的羊肉,吃在嘴里,真是鲜嫩无比。可是,问题却不在那些羊肉上,而是随羊肉一起上来的酒。我知道,在这样的大山里,在哈萨克的饭桌上,为了款待远道而来的客人,哈萨克人是绝对少不了酒的。可是,年轻的记者们却并不想喝酒,他们带着任务而来,他们不想在酒醉中荒废这个夜晚。

晚上的赛力克,已经没有了先前的保留和尴尬。在我们的一再要求下,他为

我们献上了一首哈萨克歌曲。那首歌我曾经听过,歌名是《母亲》,是在哈萨克人中广泛流传的歌颂母爱的曲子。赛力克的歌声厚重而又充满激情,他用一个警察特有的思念,将这首经年传唱的歌曲演绎的独具风味。歌声一起,屋内便一片寂静。在这样的大山里,在这样古老的夜晚里,一个警察发自内心的歌唱,足以感动那千年不变的山石。而此时的赛力克,神态迷离,周身散发着哈萨克人特有淳朴和豪迈。从他深情微闭的眼眸里,我隐约看到了晶莹的泪花。

一个生活中的赛力克。也许,他可以代表许多的警察,那些在寻常日子里奔波的警察们,他们把压力扛在肩上,却很少把烦恼写在脸上。他们从容地面对工作和生活,宽容地面对生活中的委屈和偏见。而内心承载的,却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。■

编辑:胡 玥

huyue06@sina.com